

《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

梁平 龚学敏 主编

新世纪诗歌： 一个人的编年史

张清华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星星》

梁 平 龚学敏 主编

新世纪诗歌： 一个人的编年史

张清华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 / 张清华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411-4417-2

I. ①新… II. ①张…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0223号

XINSHIJI SHIGE YIGERENDEBIANNIANSHI

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

张清华 著

责任编辑 金杨湲 奉学勤
封面设计 叶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文诺
责任印制 周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mm × 21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417-2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 总序 |

星星与诗歌的荣光

梁 平

《星星》作为新中国第一本诗刊，1957年1月1日创刊以来，时年即将进入一个花甲。在近60年的岁月里，《星星》见证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当代中国诗人的成长，以璀璨的光芒照耀了汉语诗歌崎岖而漫长的征程。

历史不会重演，但也不该忘记。就在创刊号出来之后，一首爱情诗《吻》招来非议，报纸上将这首诗定论为曾经在国统区流行的“桃花美人窝”的下流货色。过了几天，批判升级，矛头直指《星星》上刊发的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火药味越来越浓。终于，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草木篇》受到大批判的浪潮从四川涌向了全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星星》诗刊编辑部全军覆没，4个编辑——白航、石天河、白峡、流沙河全被划为右派，并且株连到四川文联、四川大学和成都、自贡、峨眉等地的一大批作家和诗人。1960年11月，《星星》被迫停刊。

1979年9月，当初蒙冤受难的《星星》诗刊和4名编辑全部改

正。同年10月，《星星》复刊。臧克家先生为此专门写了《重现星光》一诗表达他的祝贺与祝福。在复刊词中，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记住了这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这朴素的表达里，依然深深地彰显着《星星》人在历经磨难后始终坚守的那一份诗歌的初心与情怀，那是一种永恒的温暖。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那是汉语新诗最为辉煌的时期。《星星》诗刊是这段诗歌辉煌史的推动者、缔造者和见证者。1986年12月，在成都举办为期7天的“星星诗歌节”，评选出10位“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当选。狂热的观众把会场的门窗都挤破了，许多未能挤进会场的观众，仍然站在外面的寒风中倾听。观众簇拥着，推搡着，向诗人们“围追堵截”，索取签名。有一次舒婷就被围堵得离不开会场，最后由警察开道，才得以顺利突围。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优秀诗人们所受到的热捧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任何当红明星。据当年的亲历者叶延滨介绍，在那次诗歌节上叶文福最受欢迎，文工团出身的他一出场就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化动作，甩掉大衣，举起话筒，以极富煽动性的话语进行演讲和朗诵，赢得阵阵欢呼。热情的观众在后来把他堵住了，弄得他一身的眼泪、口红和鼻涕……那是一段风起云涌的诗歌岁月，《星星》也因为这段特别的历史而增添别样的荣光。

成都市布后街2号、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这两个地址已

经默记在中国诗人的心底。直到现在，依然有无数怀揣诗歌梦想的年轻人来到《星星》诗刊编辑部，朝圣他们心中的精神殿堂。很多时候，整个编辑部的上午时光，都会被来访的读者和作者所占据。曾担任《星星》副主编的陈犀先生在弥留之际只留下一句话：“告诉写诗的朋友，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写信了！”另一位默默无闻的《星星》诗刊编辑曾参明，尚未年老，就被尊称为“曾婆婆”，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她热忱地接待访客，慷慨地帮助作者，细致地为读者回信，详细地归纳所有来稿者的档案，以一位编辑的职业操守和良知，仿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温暖着每一个《星星》的读者和作者。

进入21世纪以后，《星星》诗刊与都江堰、杜甫草堂、武侯祠一道被提名为成都的文化标志。2002年8月，《星星》推出下半月刊，着力于推介青年诗人和网络诗歌。2007年1月，《星星》下半月刊改为诗歌理论刊，成为全国首家诗歌理论期刊。2013年，《星星》又推出了下旬刊散文诗刊。由此，《星星》诗刊集诗歌原创、诗歌理论、散文诗于一体，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为全国种类最齐全、类型最丰富的诗歌舰队。2003年、2005年，《星星》诗刊蝉联第二届、第三届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技部颁发的国家期刊奖。陕西一位读者在给《星星》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直到现在，无论你走到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一提起《星星》，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

2007年始，《星星》诗刊开设了年度诗歌奖，这是令中国

诗坛瞩目、中国诗人期待的一个奖项。2007年，获奖诗人：叶文福、卢卫平、郁颜。2008年，获奖诗人：韩作荣、林雪、茱萸。2009年，获奖诗人：路也、人邻、易翔。2010年，获奖诗人、诗评家：大解、张清华、聂权。2011年，获奖诗人、诗评家：阳飏、罗振亚、谢小青。2012年，获奖诗人、诗评家：朵渔、霍俊明、余幼幼。2013年，获奖诗人、诗评家：华万里、陈超、徐钺。2014年，获奖诗人、诗评家：王小妮、张德明、戴潍娜。2015年，获奖诗人：臧棣、程川、周庆荣。这些名字中有诗坛宿将，有诗歌评论家，也有一批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他们都无愧是中国诗坛的佼佼者。

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在诗集、诗歌评论集出版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策划陆续将每年获奖诗人、诗歌评论家作品，作为“《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整体结集出版，这对于中国诗坛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这套书系即将付梓，我也离开了《星星》主编的岗位，但是长相厮守15年，初心不改，离不开诗歌。我期待这套书系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期待《星星》与成都文理学院共同打造的这个品牌传承薪火，让诗歌的星星之火，在祖国大地上燎原。

2016年6月14日于成都

自序

2001年暑期中的一天，我在济南接到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电话，思和先生说，希望我能够参与由他牵头的一套“21世纪文学大系”诗歌卷的编选工作，他的思路是做一套分文体的年度选本，因为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应该以年选的方式将这些变化记录下来。我自然高兴地接受了。一来难得思和老师这样名家的邀请，不免有受宠若惊之感；二来诗歌阅读和批评又是我的持续多年的主业之一，有这么一个机会，自然不能轻易错过。

这就是我的所谓“一个人的编年史”的缘起。自2001年，倏忽已经十五年过去了，我已从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变成了五十开外的人，如同“新世纪”早已不再让人感到有什么新鲜，这份心情也逐渐变得苍老而迟钝，连我本人，屈指也从山东来到北京谋生十有一年余了。有时我疑心时光在哪里私吞了我的库存，让我未及细细体味，就匆匆拿走了它们。

但这个选本总算是坚持了下来。前十年，是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但其间因为某些原因，思和先生和部分编者退出了该项工作；之后的五六年中，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韩忠良先生亲自主持。照理说我可以退出，但每年秋冬之际形成的集中阅读的习惯，却让我停不下来，所以在出版社的邀请下，便一直做到

了2010年。满十年后，春风社大概也觉得有些疲劳，宣布不再继续做了。于是我便联系了原来的几位编者，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麾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续签了协议，得到了黄小初社长和于奎潮副总编辑的支持。奎潮兄本人也是诗人，笔名“马铃薯兄弟”，所以也热心诗歌方面的选题，这样我的工作也便持续下来。一晃五年又过去了，累算下来已整整一十五年。在每年的编选之后，我大抵都会写一个差强人意的序言，试图将这一年中诗歌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描述，累积下来，便成了这部《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的底本。

当代诗歌的历史，一晃已是一个甲子有余。这个历史中，前一半的三十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比之20世纪40年代现代诗的成熟期，当代诗歌在许多方面不是进步了，而是蜕变和蜕化得厉害。当然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在50年代台湾的“现代诗运动”中，在六七十年代大陆的“地下诗歌”写作中，还是涌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关于这些，历史早已都有定论；七八十年代之交以来的又一个三十余年中，诗歌历经了初步的变革，深入的成长，到世纪之交，已孕育出一个新的格局，这就是多元而喧哗的、丰富而又芜杂的、成熟而又无中心的“新世纪诗歌”，或者“诗歌新世纪”。

我们当然要警惕新的简单进步论的观点，不能按照时间流程来理解和叙述当代诗歌的成就，与发展阶段的高低。但放眼新诗一百年的历史，她的孕育与成长的历程性也确乎很明显。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够像这个十几年一样，诗歌是在一个近乎“疯长”的

状态下存在的，只有不了解诗歌的人才会说诗歌衰败了、死了，诗歌远离了大众，云云。可以说，在当代还没有哪个时期，诗歌如此地接近大众，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擅长运用的文体，并且写下如此多的文本，生发出如此多的诗歌现象。如果说1999年的“盘峰诗会”提前揭开了新世纪诗歌的序幕，那么随后发生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长达数年的论战，民间写作内部的分化，“中间代”的自立，“70后”新一代的崛起，网络诗歌写作的喧闹，新世纪初几年中各种极端的“诗歌行动”与笔战，关于“底层诗歌”与写作伦理的大讨论，关于地震诗歌的伦理性问题的争议，关于草根或草根性写作的论争，还有每年必有的各种诗歌热点与话题……总之，没有哪个时期的诗歌能够像这个十几年这样，是如此自在和内部地发生发育着，争执和分化着，裂变和成熟着。一方面，边缘化运动使得它确实离开了被政治宠爱和钳制的矛盾处境；另一方面，也使得它真正获得了独立和自在的生长条件与独立品质。曾几何时诗人们悲叹诗歌离开了社会生活的中心，但现在看来，这种离开是值得庆幸的，不是诗歌的没落，而是诗歌的正途，以及艺术的本然。

本书中所收入的，其实就是十几年来笔者在做年度选本时所做序言的集合。单篇地读来，它们是每一年度的扫描或简介；但连起来读，它们便成了一个编年的简史，就会彼此联系地生出更多有意思的情境，便会获得某种奇妙的互文性的历史感。因为当初笔者并未考虑更长时间跨度的整体性，所以也更保持了历史的原貌与痕迹，保持了鲜活的场景性；连文字也保有了“非知识

化”的现实性与在场感，不完全是观念化的归纳，而更多地保留了事件和人物的原委，保留了一个观察者的个人立场，一句话，保有了“一个人的编年史”的性质、笔墨和味道。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王婆卖瓜的自夸，因为问题也同时存在：这便是缺少整体性的归纳和分析，缺少主线的清理与爬梳，缺少宏观上更高角度的问题意识等。这些笔者心中自然也很清楚。但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些比较感性的文字之外，笔者也还做了一些“将历史总体化”的工作，写了一点比较宏观和整体的文章，如此便可以反证这些文字的价值，其可读性和更多的个人感慨，也便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这也是笔者愿意将其单独成卷，编做一本书的理由。相信最终决定其价值有无的，还是读者自己。

需要说明的还有，在本书的末尾，我附录了几篇访谈，都是关于新世纪诗歌话题的问答；另外还有一篇整体上谈新世纪以来诗歌问题的文字，也收入在这里，以备作为一个见证——在“年度审计报告”之外，也还有略微宏观的讨论。

2011年春，笔者侥幸获得了由《星星》诗刊颁发的新诗理论奖，据说这是该刊新诗奖第一次设立理论奖。感谢他们的厚爱，去岁秋，梁平主编告知我，凡获此奖者可以由他们主持出版一部诗集或者批评文集，于是我就钻空子编了这个集子。也借此机会，向十几年来支持我的年度编选工作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2016年春节，记于山东—北京之间

目录

自序 - 001

“好日子就要来了”么

——世纪初的诗歌观察 __ 005

人民需要干货

——2002年诗歌一瞥 __ 028

2003年诗歌阅读札记 __ 041

2004年诗歌的几个关键词 __ 059

那狂欢的烟尘与伦理的震颤

——《21世纪文学大系·2005诗歌》序 __ 068

在狂欢中娱乐而不至死

——2006年诗歌观感 __ 086

经验迁移和秩序重建

——2007年诗歌观察 __ 107

灾难，伦理，诗人之死和诗歌之低

——2008年诗歌印象 __ 127

精神的冰或诗歌的雪

——2009年诗歌阅读散记 __ 149

十年回望的欣悦与悲伤

——2010年诗歌序 __ 165

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

——2011年诗歌印象 __ 188

喜鹊于怒或凤凰于飞

——关于2012年诗歌的三言两语 __ 195

遗忘与记忆，悲怀与歌哭

——2013年诗歌札记 __ 208

决绝的死或坚忍的生

——怀念逝去的2014，以诗歌的名义 __ 219

附录：

价值分裂与美学对峙

——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 __ 238

先锋诗歌的终结

——答羊城晚报问 __ 258

娱乐化时代诗歌何为

——答问 __ 265

关于年度诗歌选本的答问 __ 278

自序

2001年暑期中的一天，我在济南接到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电话，思和先生说，希望我能够参与由他牵头的一套“21世纪文学大系”诗歌卷的编选工作，他的思路是做一套分文体的年度选本，因为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应该以年选的方式将这些变化记录下来。我自然高兴地接受了。一来难得思和老师这样名家的邀请，不免有受宠若惊之感；二来诗歌阅读和批评又是我的持续多年的主业之一，有这么一个机会，自然不能轻易错过。

这就是我的所谓“一个人的编年史”的缘起。自2001年，倏忽已经十五年过去了，我已从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变成了五十开外的人，如同“新世纪”早已不再让人感到有什么新鲜，这份心情也逐渐变得苍老而迟钝，连我本人，屈指也从山东来到北京谋生十有一年余了。有时我疑心时光在哪里私吞了我的库存，让我未及细细体味，就匆匆拿走了它们。

但这个选本总算是坚持了下来。前十年，是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但其间因为某些原因，思和先生和部分编者退出了该项工作；之后的五六年中，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韩忠良先生亲自主持。照理说我可以退出，但每年秋冬之际形成的集中阅读的习惯，却让我停不下来，所以在出版社的邀请下，便一直做到

了2010年。满十年后，春风社大概也觉得有些疲劳，宣布不再继续做了。于是我便联系了原来的几位编者，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麾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续签了协议，得到了黄小初社长和于奎潮副总编辑的支持。奎潮兄本人也是诗人，笔名“马铃薯兄弟”，所以也热心诗歌方面的选题，这样我的工作也便持续下来。一晃五年又过去了，累算下来已整整一十五年。在每年的编选之后，我大抵都会写一个差强人意的序言，试图将这一年中诗歌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描述，累积下来，便成了这部《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的底本。

当代诗歌的历史，一晃已是一个甲子有余。这个历史中，前一半的三十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比之20世纪40年代现代诗的成熟期，当代诗歌在许多方面不是进步了，而是蜕变和蜕化得厉害。当然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在50年代台湾的“现代诗运动”中，在六七十年代大陆的“地下诗歌”写作中，还是涌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关于这些，历史早已都有定论；七八十年代之交以来的又一个三十余年中，诗歌历经了初步的变革，深入的成长，到世纪之交，已孕育出一个新的格局，这就是多元而喧哗的、丰富而又芜杂的、成熟而又无中心的“新世纪诗歌”，或者“诗歌新世纪”。

我们当然要警惕新的简单进步论的观点，不能按照时间流程来理解和叙述当代诗歌的成就，与发展阶段的高低。但放眼新诗一百年的历史，她的孕育与成长的历程性也确乎很明显。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够像这个十几年一样，诗歌是在一个近乎“疯长”的

状态下存在的，只有不了解诗歌的人才会说诗歌衰败了、死了，诗歌远离了大众，云云。可以说，在当代还没有哪个时期，诗歌如此地接近大众，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擅长运用的文体，并且写下如此多的文本，生发出如此多的诗歌现象。如果说1999年的“盘峰诗会”提前揭开了新世纪诗歌的序幕，那么随后发生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长达数年的论战，民间写作内部的分化，“中间代”的自立，“70后”新一代的崛起，网络诗歌写作的喧闹，新世纪初几年中各种极端的“诗歌行动”与笔战，关于“底层诗歌”与写作伦理的大讨论，关于地震诗歌的伦理性问题的争议，关于草根或草根性写作的论争，还有每年必有的各种诗歌热点与话题……总之，没有哪个时期的诗歌能够像这个十几年这样，是如此自在和内部地发生发育着，争执和分化着，裂变和成熟着。一方面，边缘化运动使得它确实离开了被政治宠爱和钳制的矛盾处境；另一方面，也使得它真正获得了独立和自在的生长条件与独立品质。曾几何时诗人们悲叹诗歌离开了社会生活的中心，但现在看来，这种离开是值得庆幸的，不是诗歌的没落，而是诗歌的正途，以及艺术的本然。

本书中所收入的，其实就是十几年来笔者在做年度选本时所做序言的集合。单篇地读来，它们是每一年度的扫描或简介；但连起来读，它们便成了一个编年的简史，就会彼此联系地生出更多有意思的情境，便会获得某种奇妙的互文性的历史感。因为当初笔者并未考虑更长时间跨度的整体性，所以也更保持了历史的原貌与痕迹，保持了鲜活的场景性；连文字也保有了“非知识

化”的现实性与在场感，不完全是观念化的归纳，而更多地保留了事件和人物的原委，保留了一个观察者的个人立场，一句话，保有了“一个人的编年史”的性质、笔墨和味道。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王婆卖瓜的自夸，因为问题也同时存在：这便是缺少整体性的归纳和分析，缺少主线的清理与爬梳，缺少宏观上更高角度的问题意识等。这些笔者心中自然也很清楚。但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些比较感性的文字之外，笔者也还做了一些“将历史总体化”的工作，写了一点比较宏观和整体的文章，如此便可以反证这些文字的价值，其可读性和更多的个人感慨，也便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这也是笔者愿意将其单独成卷，编做一本书的理由。相信最终决定其价值有无的，还是读者自己。

需要说明的还有，在本书的末尾，我附录了几篇访谈，都是关于新世纪诗歌话题的问答；另外还有一篇整体上谈新世纪以来诗歌问题的文字，也收入在这里，以备作为一个见证——在“年度审计报告”之外，也还有略微宏观的讨论。

2011年春，笔者侥幸获得了由《星星》诗刊颁发的新诗理论奖，据说这是该刊新诗奖第一次设立理论奖。感谢他们的厚爱，去岁秋，梁平主编告知我，凡获此奖者可以由他们主持出版一部诗集或者批评文集，于是我就钻空子编了这个集子。也借此机会，向十几年来支持我的年度编选工作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2016年春节，记于山东—北京之间